

◆ 秦伯未医学全书 ◆

秦伯未

实用中医学

秦伯未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秦伯未医学全书 ◆

著 秦伯未

辑 吴大真 王凤岐 王 雷 范志霞

工作人员

吴大真 王凤岐 王 雷 范志霞

李禾薇 马 进 郭新宇 陈丽云

周毅萍 王丽丽 胡 蓉 杨艳卓

孙增坤 秦 森 李剑颖 杨建宇

马石征 丁志远 杨奇君 张 霆

丘 浩 王博岩 李 宁 李书辉

李 顺 熊世升 张贺翠 阮建萍

史宝刚 史惠萍 苗俊媛

立雪琐记

—— 代序

秦伯未先生是著名的中医学大家、中医教育家，他学识渊博，医术精湛，著述宏富，堪称中医界泰斗级人物，在中国近现代中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中医教育、临床实践、中医科学研究以及中医工作发展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秦伯未先生在中医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再次被凸显出来，随之而来，撰述秦氏生平事迹和中医学术思想的文章越来越多，我们虽先后写过一些回忆和纪念性文章，但总觉未能尽其心言，此次我们重辑秦老相关文章、医学稿件成一大集，自觉又为秦伯未研究及中医药研究添砖加瓦。此篇琐记，多为我们承学师门之时记录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藉此机缘，兹录于此，望能为后学全面了解秦氏一生提供些细小而真实的资料。

一、秦老一生钟爱荷花

秦老名之济，字伯未，号谦斋。生于一九零一年农历六月十六日，上海浦东陈家行（又名陈行镇）人，因为他是辰时生人，所以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他都起得很早，清理他一年来的文章、读书笔记之类文字。这天，全家都陪同秦老吃些清淡的素食，到了晚上秦老总要写上一首小诗用以自勉，他常吟诵的一句“六月荷花生生日”，也经常出现在秦老自作的书画之中。秦老一生喜爱荷花，在小诗中多有对荷花“濯清涟而不妖”的赞誉，并以此寄托自己的追求。为了纪念他对荷花的钟爱，在我们的建议下，1981年元月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四次再版的《中医入门》及日文版的《中医入门》均以荷花图案为封面。



二、秦老家事琐记

秦老生于轩岐世家，其祖父秦笛桥，名乃歌，号又词，是清代末年的江南才子，以文著名，曾著有《玉瓶花馆丛稿》、《俞曲园医学笔记》等，医术亦精。秦老说，其祖父是“工诗古文辞，以余事攻医，活人甚众”。所以，在秦老编纂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一书中，曾选辑笛桥先生的医案31例（全部登载于本丛书中的《秦伯未医案讲习录》中，作为附篇）。

秦老的父亲识医学、不业医，不幸在秦老16岁时父亲去世。

秦老读了几年私塾，髫龄即博览医书，自承家学，于1920年拜师孟河学派大师丁甘仁门下，成为丁氏弟子中的佼佼者。

秦老于1933年与乔氏佩珩结婚，生有五个子女，第四、五子女夭折，余一男二女，男孩取谦斋一字，名之小谦，女孩取乔氏各一字，名小佩、小珩。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与乔氏分居。于1947年与王联璧相识，当时秦氏家族不满秦老与王氏的交往，迟至1950年3月26日秦老才正式与王氏结合，当时暂住北京翠花胡同，并在北京翠花楼饭庄待客三桌，在京的中医界名流，施今墨、孔伯华、肖龙友、赵树屏、袁鹤侪等出席祝贺。在北京住了三个月后返回上海，自此以后秦老一直与王氏一起生活，直至去世，与王氏没有子女。秦老对于乔氏及子女多有来往并给予生活补贴。

三、秦老受聘来京

解放后秦老在上海第十一医院工作。1953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先生，代表部领导到秦老家做工作，请他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秦老因久居南方不愿北上，郭子化副部长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家做说服工作，组织的信任，领导的说服，秦老只好答应下来。到北京后住在鼓楼西大街卫生部宿舍。

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在东直门海运仓正式成立，为在学院任教及在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方便之故，遂由卫生部宿舍搬到东直门内的学院宿舍，即现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北门向西五六十米左右的地方。王联璧随之来京后，在街道工作，到1959年，卫生部领导与王氏谈话：“为了秦老更好地工作，照顾好秦老的生活和身体就是你的工作。”从此，王氏辞退了工作，一直为秦老料理家务，照顾秦老的日常生活，成为难得的老伴。

1963年3月4日，北京中医学会举行宴会欢迎来京参加研究院工作的名

老中医，秦老即兴作诗一首：

祖国相召唤，欣然来古京。
一时逢盛会，四座皆知名。
赵董推先觉，袁施属老成。
举杯无限意，期待展平生。

秦注：赵指赵树屏，时任北京中医学会主任委员。董指董德懋，时任中医杂志主编。袁是袁鹤侪，施是施今墨，袁施二老为北京的名老中医，虽年事已高，仍参加医院工作。

四、秦老去世前后

1964年由中央安排秦老住在解放军301医院进行全面体验，结果是“健康”，各项指标正常。文革后，家被抄，被赶住在中医学院工字楼，即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东门向西500米处。9平米左右的房间，窗户向西，因而终日不见阳光。

1967年秦老患大叶性肺炎，依然整天被批斗，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加之王氏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成分，属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被赶回原籍，秦老一人在京身边无人照顾，当时王凤岐母亲、姐姐等住在朝阳门外吉市口，距离东直门不算远。王凤岐母亲、姐姐在自己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省吃俭用，为秦老做些营养品、补品。王凤岐的外甥们史惠萍、苗俊媛、史宝钢等因学校停课，故能经常徒步给秦老送饭。秦老亦能在被斗之余徒步去王凤岐母亲家走走，每两、三个星期，由吉市口胡同的剃头老师傅理发，聊聊天，下下棋。

1968年3月9日，王凤岐、吴大真的儿子王雷出生并成长在在吉市口奶家。秦老更是拖着病体，但心情愉快地来看看孩子。在1968年的一次看病过程中发现肺部有癌变，至1969年12月初病情加重，行动不便，王氏被召回北京照料，到1970年元月秦老已经卧床不起。元月27日晚八时，秦老在原东直门医院（即现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北门东面的红楼）内科病房，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名师就这样走了。后骨灰盒被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四室、副四、27号与著名老中医施今墨、方石珊等人同在一室。

当时，上海张赞臣张老先生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投给“健康报”准备发表，因种种原因未能发表。健康报于1979年7月29日选登了秦老1957年2月8日曾在“健康报”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从相嫉到相亲”，并刊登了



张恩荣同志的“重读其文如见其人——怀念秦伯老”的纪念文章。

五、秦老的生活喜好

秦老喜欢饮酒，但酒量不大，也不酗酒，每晚都会饮上一二两，有时午饭也喝上一两盅，最爱喝五粮液，文革中常去王凤岐家，但没有五粮液，只好喝北京二锅头，也很高兴，但他绝不喝“薯干酒”，他说，这种酒，喝完头痛。吃菜喜欢清淡，不喜欢油腻，但很喜欢用猪头肉下酒，每餐有一两个小凉菜最好，食量不大，喜欢有些蔬菜和豆制品。在水果中最爱吃梨，他说梨的养阴生津的力量强于任何中药，特别是“莱阳梨”松软香甜，非常可口。1959年9月7日的北京晚报上曾发表过秦老写的一篇颂梨的文章“梨”（登载于本丛书中的《秦伯未增补谦斋医学讲稿》中第32篇文章）秦老很喜爱喝茶，不太爱喝老北京的茉莉花茶，只爱喝较浓的“碧螺春”，他常说“这是康熙皇帝命名和爱喝的茶”。

秦老嗜烟，每天大概两包左右，在文革生活小日记中，可以看出，每天必有二包烟的记录，当然，他自己也说“我是在云雾里生活的人，纸烟的烟盒是我记录学习心得的卡片”。但看到他最后罹患肺癌，不能说不与此有关，烟还是少吸甚至不吸为好。

秦老对于诗书棋画也很善长，他的诗书画在中医学界早有盛名，可谓人人皆知。善于棋，知者较少，他对围棋、象棋都有较高棋术。文革中如遇王凤岐回京，或王凤岐父亲、吴大真父亲来京时，经常陪秦老下棋、聊天、解闷，每每于饭后手谈一二。秦老在1968年7月2日给王凤岐、吴大真的信中，有一段话写得很精采，他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全家都在盼望，回来时当好好讨论讨论后再下它三盘。我认为下棋是一种斗争艺术，如果出动大批人马，只想将死人家，而不顾自己内部空虚，经不起反击便会一败涂地。这也和治疗这类病一样（指秦老病后医生开的药），既要压制病症，又要考虑病人的体力。否则仅仅几剂普济消毒饮，非但没有把病症减轻，却弄得食呆、便溏……”

秦老在这里似乎讲的是棋术，其实他在谈医道呀。

六、秦老难忘难找的照片

19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怀仁堂接见全国100多位各行各业的专家时，秦老作为中医界的代表出席，他曾有两张与毛泽东主席合影的照

片，一张是与毛泽东主席握手，周恩来总理在旁微笑着看他。一张是与毛泽东主席在宴会同坐一桌。这两张照片，他一直珍藏着，在文革中这些相片也被抄走了。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更多。在1950年代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看到秦老拿着一把扇子，上面是秦老画的荷花，周恩来总理说：“秦老，你画的写的都很好，可以与书法家和画家比美了。”秦老忙说：“不敢不敢，总理过誉了”。周恩来总理微笑着调侃地说：“能不能给我画一把”。秦老兴奋地说：“如果总理不嫌弃的话，我一定献丑献丑”。二人相互微笑了一下。周恩来总理说：“好，好，在此我先谢了”。回家后秦老用了一周时间，画了一副水仙扇面并题词，赠予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收到后，回执说谢谢，并有题词：“杏林春意暖”，回赠秦老，可惜秦老珍藏的周恩来总理题词，在十年动乱中也被付之一炬。每当提及此事，秦老只是微微摇头为之一叹。

1963年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派专机送秦老去上海为柯庆施、刘亚楼等领导诊病。

在文革时期，北京曾先后搞过多次疏散人口。北京中医学院绝大多数的老中医都被下放出京，秦老被下放河北石家庄，当周恩来总理得知后，通知卫生部：秦老不能下放，必须留在北京。秦老多次与我们谈及此事，总是十分动情地说：感谢总理，在那么复杂的形势下还想着我……

秦老与董必武、林伯渠、王震、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吴晗、邓拓、廖沫沙、夏衍、田汉等同志都有很多的交往。

在国际上，秦老曾两次去苏联给米高扬的夫人治疗血友病，取得很好的效果。米高扬的夫人是列宁的孙女。还数次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乔巴山主席诊病。

以上这些交往的珍贵照片都在十年动乱中付之一炬，可感可叹。

编者
2014年1月



秦伯未秦老一生为了培养中医人才，特别重视中医教育。早在1929年，正值欧化东进、新学日盛时，秦老写了一部《实用中医学》，该书共分为12篇：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理学、治疗学、处方学、内科学、妇科学、幼科学、外科学、五官科学、花柳科学等。

1930年，上海中医书局，出版了6个单行本，分别为：生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处方学、治疗学、幼科学。

1936年，上海中医书局，又出版了另外6个单行本，分别为：病理学、内科学、妇科学、外科学、五官科学、花柳科学。

同年，秦伯未老师以“秦氏同学会”的名义，先后以铅印本出版了十多种中医讲义，如：生理学讲义、诊断学讲义、药理学讲义、内科学讲义、妇科学讲义、幼科学讲义等。

秦老对于什么是“中医生理学”、“中医病理学”、“中医诊断学”等分类的见解，秦老在他所著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的自序中说：“夫内难，论病术也。伤寒诊病书也。何谓论病？推阐疾病之原理，以明证象及传变，所谓病理学者是。是内难不详方药，何谓诊病？研几疾病之驱除，以定法则及程序，所谓治疗者是。故伤寒绝鲜理论，合病理治疗于一，而融会贯通，卓然成一家言，为后世法者。”这是秦老从中医的经典著作中，来探讨、解读什么是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等。

民国初年，著名中西汇通派的医学家张锡纯先生在《实用中医学》的序中赞到：仆本国医界中一份子——二十余年间，苦口嚙音，著书立说，欲藉以唤醒梦梦，卒未能一鸣惊人。今何幸而有伯未秦君之《实用中医学》出也。秦君为沪上名士，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术无所不通，而尤邃于医——乃运其参赞造化之笔，荟萃国医数千年之精华，融会一己十余年之



秦伯未
实用中医学

——秦伯未医学全书

心得，而成此巨著。总医学之大纲，树出版界之伟绩——仆今年过七旬，而期望国医之振兴——此书盛行之日，当即为国医振兴之日也。

为此，我们将《实用中医学》再献，以供学习。并在附篇中又收录了秦伯未先生对于中医药工作的几篇真知灼见的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2014年1月

张 序

常思人禀天地之气化以生。人身之气化，原即天地之气化。天地本此气化以生人，人即得此气化以主宰全身。是以人身之官骸各有机能，其机能气化为之也；人身之脏腑各有性情，其性情气化为之也。人之手足十二经统护全身，互相传变，秩序不紊。亦莫不有至精之气化以主宰其间也。自古圣神能变理天地之气化，自古名医，亦能变理人身之气化。人身之气化和，则其人身之官骸脏腑手足诸经，自无病也。乃自西学竞鸣，专讲解剖，以求实验。夫实验非不佳，然宜辅以理想，以解剖者仅形迹之粗，更由可见之形迹，而进求生人之气化。于医学始可深造。何西人不知出此，而转讥国医之精研气化者，为空虚无用。彼厌故喜新者流。又多起而附和之。此故国医学中一大障碍也。仆本国医界中一份子，目击此别派横流，狂澜将倒，二十余年间苦口嚙音，著书立说，欲藉以唤醒梦梦，卒未能一鸣惊人，今何幸而有伯未秦君之实用中医学出也。秦君为沪上名士，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术无所不通，而尤遂于医。其生平以医药活人者亿万计。而孜孜济人之心，有加无已。乃运其参赞造化之笔，荟萃国医数千年之精华，融汇一己十余年之心得，而成此巨著。总医学之大纲，树出版界之伟绩。凡分生理、病理、诊断、药物、治疗、处方、内、妇、幼、外、五官、花柳等十二门，每门复缕析条分。綦精綦祥，以尽医学之能事，此固有关医学盛衰之名著，非偶然也。仆今年过七旬，而期望国医之振兴，则老而弥笃。今将拭目俟之。此书盛行之日，当即为国医振兴之日也。

中华民国十九年仲春愚弟张锡纯序于天津中西汇通医社

蒋 序

医士之责任，直接消弥疾病之侵蚀，而恢复其健康，间接介绍民众医学常识，而得以保全其健康，故医之学问，纯为一种实用之学问。乃回顾吾国医学积数千年之经验治病神奇，远非机械式之西医所能企及，而学说之玄奥，实使民众方面不易领悟，初学者尤觉茫无头绪，不得其门而入，此倘西医引为攻诋之要害，亦中医学不能普遍进步之一大原因也。秦君伯未早见及此，与李平书先生任职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时，即有实用中医学之著述。按部就班，分门别类，依课本之编制，作忠实之指导。历长时期而使告厥成，以示文芳，并索一言以为序。夫秦君历任各医团体编辑，对于中医出版之贡献，可谓不遗余力。而切实整理，不事浮靡，十数年如一日，尤属难能可贵，囊选清代名医医案医话精华二书，搜辑之富，得未曾有，余既序而扬之。今此书之辑，不特贡献于医界人士，且使民众得以咸明医学之常识，所称能尽医士之完全责任者，盖秦君有焉。抑有进者，中医学校渐次设立，而中医学说，不能划一。去岁全国医药总会因有教材编辑委员会之组职。君与谢利恒先生同膺理事，更愿进一步之努力，使中医课本早日规定，则医林之受惠，当尤未可量也。爰乐为之序。以证后日云。

民国十九年五月蒋文芳

张序

从古医书，至繁赜矣。学者非独不能遍读，纵有嗜读古书者，亦苦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读书愈多，而见识愈乱，欲求其简明精切。坐可言起可行，措之临证，确有捷效者。盖询诸皤皤黄耆殚精斯道之老医。恒亦舌桥而不易举其目。从可知医药之书虽多，而果能适于实用者，则有苦其极不易得。寿颐不敏夙嗜医理，寝馈此中，已逾卅年。窃谓内难经文，尤有不可尽信之处。而魏晋以迄宋金元明，书籍具存瑕逾不掩，更是无可讳言。其咎安在无非不适实用四字，足以尽之有清一代，自乾嘉以迄咸同，儒医辈出，名作如林，斯道昌明。确已超乎近代百年之上，其间若吾吴之石顽张氏，灵胎徐氏、在泾尤氏、九芝陆氏、武林之孟英王氏、吴兴之枚士莫氏等。皆能以其经验所得笔之于书，明招后世，切近病情，不尚空论，可为学子法守，是乃吾国医学之最上乘。其故何欤，惟其可以施诸实用。斯能爽心豁目，举国风行，然其同时之著作家，如涂涂附，嘤嘤嚅嚅而不可读者，亦复何可胜数，于以叹此事之难，非难于病理药理之玄远幽深，而普通书籍，类多不适实用，确为通国医术不易进步之一大原因。近十余年，明哲之士有鉴于欧化东渐，新学日盛，大惧吾远祖黄农神农圣圣之心传，将有亡焉忽焉之慨，莫不以振兴国学，阐发遗绪为己任。组织学会、刊行杂志、所在多有、而中医学校之设立，尤为互古之未有之破天荒，何尝不耳目一新，见闻日辟，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然间尝平心论之，其果能实事求是，可供临床应用者，固已美不胜收，而空谈理想，徒费笔墨者，盖亦居其六七，且也印刷之术，日以简捷，较之五十年前剞劂氏之费钜工艰者，溪壑霄壤，因而一知半解之流，亦复托迹医书，日以著书为务，某某出版，频有所闻，不才间尝见期广告铺张，信为确有所得，时或购而读之，则又晦涩奇僻，不可索解者，盖亦数见不鲜。呜乎！天地之大，何事不可为，而乃借此救人疾苦之仁心，逞彼索隐行怪之伎俩，欲以惑世俗而博微利，充其流弊所极淆惑后学之心思，变乱古人之成法，如果行世愈广，势必误人愈多。若而人者，利欲熏心，而贻误来者，即无刑章以律之两观，亦当遭天谴而伏冥诛，不可不谓世道人心之巨变，此则有识之士，所当痛哭流涕而能自己者。惟吾畏友，伯未秦君，沪读儒门，殚研医术，读书既

当，识力尤精，数年前著有《读内经记》，虽寥寥数十条，而考订确当，引证简明，一字研求独辟灼见，能从小学之形音义三者，而融会贯通以求真诂，非明辨乎高邮王氏父子之理法者，不易臻此。一编问世，识者早有定评，今者汇集其十年经验，撰成《实用中医学》四册，凡为十二类，不侈高深，不谈空理，在以实能应用为规宿。俾初学之士，一览了然，籍以宏济斯民，同登仁寿，书生事业，不其伟而，此其与诡异奇僻之不近人情者，盖已侔乎远矣。仆虽不文，喜其实事求是，即可危及学医者导入轻清简捷之途，又可为著述家昭示荡平正直之轨，须知医乃何事，无非以愈病为天职，胡可好高骛远，竞作志怪之齐谐也耶，请质秦君，谅不以鄙言为河汉，爰书此弁其简端时。

中华纪元一庚午暮春时节嘉定张寿颐山雷甫属稿于浙东兰溪寓次

吴序

医道至今晦矣，泥古者非今，崇新者薄古。而一二尝窥夫仲景之门者，辄复睥睨一切，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其实独行其是耳，或沾沾于沽时名，或岌岌于谋近利，皆非所语于济世活人者也。夫医仁术也，而医道最难言也，是以上下百家，各有其是，各有其非，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大淳而小疵，举一而漏万。然当著书之始，念念惟活人耳，后之学者，亦惟竟竟焉取其长而舍其短，用度之难特则必征之于实验，穷数十百年之功，而学未尝有涯也。独怪夫今人之言医何其易，聪明未尝逾人也，力学未尝逾人也。是知其器器然自号厥能者，非名是鹜即利是图，而于活人无与焉。医道之晦，不几由晦而将亡哉。吾友秦君伯未，积学士也灵素之秘、长沙之旨，刘张朱李之所阐发，无弗寝馈于兹，而居恒谦谦，犹以为未足。前者尝辑百家之说，著为名医医话，继又搜夫近代医案，编为名医医案是可见其采择则虚怀若谷，而力学则无所弗窥也。今者复承以所辑实用中医学相示，则其纲罗之富，视前倍蓰，且一章一节，悉以经验有用为归，尤觉可贵。盖深有慨夫空谈之徒，徒足以欺世而无裨于实际者乎，懿欤伟哉。其所以续坠绪而启来兹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秦君迄未尝自炫其异，是盖能以仁术为怀者，可以风矣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海昌吴克潜序于海上

钱 序

曾文正曰，著作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要在慎择而已，是诚得读书之要者也。中医著述，至四库全书而称极盛，其医家类著录者九十部，千七百四十三卷，存目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一卷，附录者六部，二十五卷，然前乎四库，尚多遗佚。后乎四库，更难数计。是欲修中医者不仅非一人之腹所能尽，即慎择抉选，亦岂易事哉。吾友秦君伯未，研究医学，博见洽闻，探群经于内难甲乙中藏，参诸子集于张机、巢元方、孙思邈、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张从正、王肯堂、叶桂、喻昌、徐大椿、吴塘，旁事日本汉医于艮山玄医浅田友松，独啸庵桂山茵庭。故临诊著书，若有神附，教授各校奉为宗师。今海上之办医报称者，若张赞臣、陈存仁、朱振声、杨志一辈，皆君之弟子，而曾沐其春风化雨者也，而君尤以为未足。书则视疾授徒，夜则青灯丹铅，一书之成，必反复二三，不轻行世。盖得天独厚，益以力学，敛抑才华，不欲与世争长短，较世之揣根本，徒袭皮毛，方出师门。遂自高傲者，更叹君为不可及焉。去岁本局成立，推君为编辑部主任，君谦逊固辞，即而顾同人曰，吾局以宣传中医文化为责职，中医有价值之著述，固待流布，而浩如烟海之书籍亦亟应谋切实之整理。本局于短时期中，得收良好之成绩，而称许于社会者，得君之力为多。君洵医林之健将，吾道之导师，殆天悯中医之情堕，特孕奇异之士以掖进之耶。顷者君积六载之精血，辑《实用中医学》，分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理学、治疗学、处方学、内科学、妇科学、幼科学、外科学、五官科学、花柳科学之十二章，多数十万言。余闻之欢然曰，夫中医精妙，决非西医能京，然士子之趋西医者，反较中医为甚，是亦有故。大抵西医书籍，作阶梯式之递进，习者拾级而升，自能入境，且多簿记式之叙述，习者对症施治，亦易措手。中医则富含哲学色彩，每用混合论治，即明一病之候，得一病之处方，更须佐之以变通辅以运用，而其精义名言，又均散见各书。无有整个结晶于是为师者各自为途，习之者各自为学，初而生畏继而憎厌，终至相率避去。即有学成者，亦仅袭临诊之一二方案，于医学之奥，鲜有曾窥万一也。如是而欲冀中医人才之辈出，中医理学之发皇，宁非大难。故求中医之光大，当先辟习医之康庄，树习医之正鹄，

使后学者用力少而成功多，为第一要义。次之，习医必明生理病理，而古今无专书，必明诊断药物，而繁简多失当，必明治疗处方，而编制尽脱略。即或见于医校，又率迎合世界潮流，学子心理，竞取西医以为用。从生理、病理、诊断、药物、治疗、处方之学全，而中医之面目丧失，中医之精神消亡。夫此基本科学而不能予人以规矩，将何以引入内、外、妇、幼、五官、花柳专科之堂奥，此第二要义。有此二者，苟今日中医而不能积极建设徒事高言改进，无异培木者之不固其末，而以鲜花嫩叶点缀于枯桠折枝之上，眩人耳目，使其人而非眊者，必嗤其自欺欺人，陷中医于自亡之径而已。然则秦君此作，在一人之心血尽，而千百人已得其灌溉，宁仅当今中医界之伟著，亦中医逆流之砥柱也。因捧归付印行，并略抒愚见一二，以质当世之明达，其或有首肯者乎。

民国十九年四月钱深山季寅序于中医书局营业室

自序

伯未曰，实用中医学之编纂，昉于民国十二年，时李平书丈长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伯未应月刊增刊编辑，丈鉴中医学说庞杂，力主规定中医教材，为各地医会劝阅半载，无有应者。乃议组织编辑中医课本委员会，迫于人才经济，又不果，此仅六年前事。中医界人士曾读吾编辑月刊增刊者，当有影像在也。于是丈怫然曰，中医为实用之学，而市间既鲜见之书籍，宣扬中医，以学校为基础，而课本迄今无规定，中医界不能自治，将谁依耶。既而顾谓伯未曰，展子之学，丽子之经验，曷勿独力为之，文不必繁，而实效是求，义不必奥而有用为归。期之三年，必有可观者焉。伯未受命，谨拟编辑大纲，析为生理、病理、诊断、药物、治疗、处方、内科、妇科、幼科、外科、五官科、花柳科十二章。题名《实用中医学》从事编著。先成生理等四编，而丈遽弃世，未克就正。挽联中有为中医争自由，为中医谋自治。青眼记曾加，祇痛新书方半、他年鉴定属何人，即指此也。旋伯未以新中医社、中国医学院事，无暇顾及，藏之篋衍。忽忽三秋，四川周禹锡、朝鲜安洛俊诸君闻之，又驰函督促，不得已，渐为赓续，至今岁二月而始告厥成。呜呼不仅负平丈之重嘱，抑且负同道之雅望矣。虽然此书一以中说实用为主，其有中医所未见及者，间采一二西医籍以辅之。实验所不能尽者，间借一二哲理以辅之。前者所以表现中医自具之真精神，后者所以表示中医无处不合科学。自信读此书后，得其至精，可以为医行道，得其大概，可以充满常识。从不敢谓中医教本，即在于斯。而中医课本，未始不可以此为镕金之范，则于中医界前途或亦不无小补云尔。

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上海秦之济伯未书于谦斋